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十二回 度靈魂歷遍萬重山

卻說翠容小姐在成都府觀音堂內，逐日向佛前焚香拜禮，已經三年。就感動了一位羅漢，託夢給他說道：“石家娘子，你的厄期已滿，石生的魔障將消。須得我去點化一番，好叫你合家完聚。”翠容醒來卻是一夢。這位羅漢就變做一個行腳僧的模樣，往襄陽府來了。袈裟披身市上行，木魚手敲遠聞聲。

磕頭連把彌陀念，惟化善緣早結成。

這個和尚，日逐在襄陽四關廂裏，化那些往來的行客，坐家的鋪戶。一日石生偶到城外，見這個和尚化緣。他也上了百文錢的布施。那和尚把石生上下一看。問道：“相公貴姓？”石生答道：“賤姓石。”和尚又問道：“尊府住在何處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住在城裏。”和尚道：“我看你滿臉的陰氣，定有陰鬼纏身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沒有。”和尚道：“現有兩個女鬼，已與你同居三年。如何瞞得過我？”石生道：“雖然相伴，卻無害於我。”和尚道：“害是無害，終非人身，難成夫婦。待老僧替你度脫一番，試看如何？”就當下畫了一道符。上寫兩句咒語：

聞得哭聲到，便是還陽時。

和尚遂把這符遞與石生，說道：“你回去，把這符收好。不可叫人看見。到得這月十五日一早。把這道符貼在你外門上。有哭妹子的過你門前，則此符大有效矣。”石生接過符來，謝了和尚，回到家中並不對秋英、春芳說知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蔡監生的妹子，年已十九。他母親給他擇配，大門小戶，總說不妥。忽得了一個暴病而亡。出殯的日期，正趕到這月十五。一定該石生書房門口經過。到了那一天，這石生黎明起來，把靈符就貼在外門以上。這正是：

妙有點鐵成金手，能使死屍為活人。

卻說蔡家，這一日出殯。正抬著棺材，到了石生書房門首。蔡敬符哭了一聲妹子，那棺材忽然落在平地。這石生書房裏的秋英，急忙跑出門來，一頭鑽入棺材裏去了。人人驚訝。來看的立時就有二三百人。祇聽得棺材裏面喊叫道：“這是個甚麼去處？悶殺個人。作速放我出去罷！”眾人說：“□□活了，打開看看，也是無妨的。”蔡監生攔阻不住，抬去了棺罩。打開材蓋，祇見蔡監生的妹子突然起來坐著。蔡監生向前問道：“妹子你好了？”他妹子說道：“我不是你妹子，我並沒有個哥哥，你是何人？冒來認我。”說完就跳出棺來，直向石生書房裏邊去了。蔡監生正要拉住，倒被他罵了幾句。說道：“我祇認得石生，你與我何親何故？竟敢大膽，強來相拉。”蔡監生見不認他，也無奈何。祇得叫人把空棺抬到別處，自往家中告訴他母親去了。

石生知道是蔡監生的妹子，不好出來直看。偷眼一觀，真是一位絕色的佳人。眉眼身材，無一處不與秋英一般。這個女子，連聲叫道：“石先生那裏去了？”石生卻再不好出來。說話中間，蔡監生的母親，走來相認。女子道：“我母親去世早了，祇有一個表妹子，在此與我作伴。同跟著石先生念書。你是誰家的老媽？強來給我做娘。東院裏胡太太，纔是我的娘哩。”蔡監生母親知是借屍還魂，難以強認了。大哭一場，轉身回去。胡員外聽說，叫他夫人過來，把這女子接到家中，認為義女。與蔡監生商議，各備妝奩一付，送過來與石茂蘭擇吉拜堂成親。那洞房中夫妻恩愛，也不必細說。

卻說石生與秋英成親以後，每日晚間再也不見春芳的形跡了。忽一夜間石生夫婦二人，忽聽得窗外有人說道：

本是同林鳥，遷喬獨早鳴。

羨爾長比翼，何斬呼群聲。

說罷，繼之以哭。秋英道：“這是春芳妹子，瞞怨我哩。”相公何不再求那位老僧也度脫他一番。”石生道：“我明日就去，但不知這個和尚走了沒走？”到了次日，石生出城一看，那個和尚還在那裏化緣哩。石生向前致謝道：“多蒙禪師的法力，秋英已借屍還魂，轉成人身了。”和尚問道：“你今又來做甚麼？”石生答道：“還有春芳未轉人身，再求老禪師度脫則個。”和尚道：“度脫靈魂，自是好事。但湊合難以盡巧，這祇要看他的造化何如？你回去打整一座靜屋，裏外俱要糊的嚴密。明日晚上，在家中候我罷。”石生回家與秋英說了，遂打掃一座淨屋，糊得嚴絲合縫。

到了次日，掌燈以後。那個化緣的和尚，果然到了。向石生道：“我進屋裏去，外邊把門給我鎖了。住七日七夜，我裏邊叫開門時，方準你來開。我若不叫，斷不可私自開門。”石生悉依其言，等的到了第七日，天將黑時，並無半點動靜。秋英道：“這個和尚，未必不是遁了。你何不偷去看看。”石生走到窗前，用舌尖舐破了一個小孔。向裏一張，祇見那和尚兩眼緊閉，盤膝打坐。就像個死人一般。石生恐怕驚醒了他，當時把小孔糊煞。回來向秋英道：“走是沒走，還無音信哩。”

又住了半頓飯時，忽見從外走來一個女子。身材細長，頭腳嚴緊。容色與春芳相似，正好有十七八歲。慌忙跑到屋裏，一頭倒在床上，似死非死，似睡非睡。唬的秋英躲在一旁站著。外邊那和尚連聲叫道：“快來開門，快來開門。”石生出去把門開開，和尚下的床來，說道：“跑煞我，跑煞我。我為你這一位室人，經過了千山萬水。方纔做的這般妥當。我還得同你到屋裏看看去。”石生就領著這個和尚走到屋裏。祇見春芳從那屋角裏鑽出，這和尚過去，一把揪到床前，往那女子身上一推，就不見春芳的蹤影了。那女子口中叫道：“姐姐我好腳疼。”睜開眼看著秋英道：“我沒上那裏去？我身上乏困，就像走了幾千里路的一般。”秋英道：“妹妹你歇息兩天便精神了。”這外邊的和尚遂立時執意要走。石生極力相留，再留不住。說道：“異日登高眺遠，你我定有相逢之期。實不能在此久留。”送出門來，並不知向那裏去了。石生進得房中一看，這個女子畢真就是春芳分毫不差。胡員外遂又叫他夫人過來，把這女子領去，收為義女。治辦妝奩，擇了吉期，以便過門。

卻說到了過門之時，蔡監生的母親合對門朱夫人，俱來送飯。朱夫人一見新人便異樣道：“這分明是王小姐，如何來到這裏？”心下遊疑，也不敢認真。是夕客散之後，春芳與石生成為夫婦。三人共作詩一首云：

淑女歷來稱好逑（蘭），懷春何必分明幽（英）。

絲羅共結由天定（芳），琴瑟永偕豈人謀（蘭）。

荒草塚前骨已掩（蘭），芸經堂內魂猶留（英）。

赤繩繫足割難斷（芳），聊借別軀樂同禰（蘭）。

卻說石生既有了室家，又得胡員外的幫助，心中甚是寬舒。留心討朱裴文的指教，到了八月秋闈就與朱良玉、蔡敬符三個同伴赴省應試。及至揭曉石茂蘭中了解元，朱璘中了第十一名舉人，蔡寅中了副榜。到得來春會試，朱璘不第先回。石茂蘭中了第八名進士，在京中多住了月餘。有廣東一位新進士，姓王名灼字其華。聞石生將回襄陽，找來與石生搭伴，說道：“襄陽府有弟的一位年伯，欲去探望探望。要與年兄同船，不知肯相容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如此正妙，但不知貴年誼是那一家？”王其華答道：“是太平巷內胡涵齋。”石生道：“那是家岳。”王進士道：“這樣說來，更加親熱了。”兩個同船，來到襄陽。石生回家，王進士直往胡宅去了。

一日，石生請王進士赴席。約胡員外、蔡敬符、朱良玉奉陪。蔡寅先到胡宅與王進士說話，好以便同來。說起秋英還魂一事，王進士道：“世間竟有這樣奇事？”剛纔說完，石生那邊就著人來請。胡員外道：“老夫有事，不能奉陪。敬符兄陪了王世兄過去罷。”蔡寅陪著王進士，到得石生家。朱良玉早已過來相候。王進士原與朱良玉係結拜的兄弟，相見已畢，彼此敘了些家常。坐著正說話時，適石生廚下缺少家伙，春芳向鄰家去借。王進士看見春芳，隨後跟出門來，□地一眼。春芳紅了紅臉，急三步走到鄰家去了。借了幾件家伙走出門時，王進士還在街上站著看哩。一眼覷定春芳，直看的他走入院裏去，方纔回頭。

春芳到了家裏，放下家伙，向石生道：“你請的這個同年，卻不是個好人，方纔我去借家伙，他不住的左一眼，右一眼看了我個勾數。他是胡娘家的年誼，究非親姊熟妹，如何這般不分男女？”石生道：“既是年誼，就不相拘，你莫要怪他。”石生出來，正要

讓坐。王進士道：“年兄不必過急，弟還有一句要緊話相懇。”石生道：“年兄有何見教？”王進士道：“年兄你既係胡年伯家的嬌客，你我就不啻郎舅。方纔出來的這位年嫂，是胡年伯從小養成的，還是外邊走來的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卻是從外邊走來的。”王進士道：“既是這樣，一定要請出來作揖。仔細看看，以釋弟惑。”石生道：“就是兩個俱看看何妨？”石生與蔡寅陪著王進士走到院中。石生叫道：“你兩個俱出來，王年兄請作揖哩。”秋英整身而出與王進士見禮讓坐。蔡寅指著秋英向王進士道：“這就是舍妹，借屍還魂在此。”左右叫春芳，再不肯出來。秋英進入裏間，勉強推出。方纔與王進士見禮。見過禮仍轉入裏間去了。

王進士仔細看了一番，不覺泣下。石生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王進士道：“年兄有所不知，前歲三四月間，舍妹促亡，屍首被風撮去，並沒處找尋。方纔門口看見這位年嫂，還不敢認得十分真切。今對面一看，的是舍妹無疑了。但不知是何時來到這裏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就是年前四月間走來的。”王進士哭道：“這分明也是借屍還魂了。如何還肯認我？”秋英道：“王家哥哥，不必悲痛。你看我待蔡家哥哥如何？就叫他也跟我一樣罷了。”秋英叫春芳出來，仍拜王進士為兄。方纔大家到了前廳，坐席。席終而散。朱夫人見是王小姐借屍還魂，仍舊認為義女。不時的來接去。這王進士在胡員外家住了月餘，臨起身回家時，又到石生家裏來看春芳。說道：“妹子路途遙遠，委實不便接你。但願妹丈選到廣州左近，姊妹見面，庶可不難了。”春芳道：“這是哥哥屬望的好意，祇恐妹子未必有這樣造化。”王進士又與石生、朱良玉、蔡敬符盤桓了一天。次日就起身往廣東走了。從此石茂蘭、胡員外、朱良玉、蔡敬符四姓人家，俱成親戚你往我來，逐日不斷。

但不知房翠容小姐與石生後來如何見面？再看下回分解。